

低垂着头，谁也不敢看谁的眼睛，几乎分不清彼此呼吸，地共同心跳，^{两个}青春旺火的身躯似乎溶成一体了。眼睛中仿若看不见四周，射的白茫：冰波，丝毫觉察不到刮风，吹起葦席顶上的积雪，摔着脸颊，掉^{下来}，互相贴靠着身子；陶醉在难言的幸福里，站了好一阵，大芝突然将手挣开，脱下^{棉袄}朝他身上一披，双手捂着脸朝^上，到了一九三七年的^{一九三七}，大芝的媳妇王庚大娘做了主，把黑^七年的麦收打干净，内柜上贴了^{红纸}双喜，把黑^七年的^{双喜}拜了天地。大芝婚后^上了^{红纸}双喜字，^二她像所有的年青姑娘怀着相同的愿望：找个^好丈夫，生个^男女，像小鸟般地啣来一根^烟，把^{生活}拾缀得旺盛起来。但是，眼前生活急变的^激涌，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播。愈^第愈近的^一声，国民党军节、败退，日本人就要闯进自^己的家门，破灭了她们仅有的^{生活}的^生活而渴望，到底等到眼前是什魔？她不敢再想^了，两条腿沉的像灌上了铅，脚步放慢了。

崔璇文集

第一卷

版社

崔璇文集

长征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亚宁

封面设计：冀 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崔璇文集 / 崔璇著. 北京: 长征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015-954-X

I. 崔… II. 崔… III. ①崔璇 - 文集 ②文学 - 作品综合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5192 号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)

电话: 68586781

北京华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82 印张

8 插页 2000 千字

全六卷 定价: 156.00 元

ISBN 7-80015-954-X/I · 226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我社负责调换)



崔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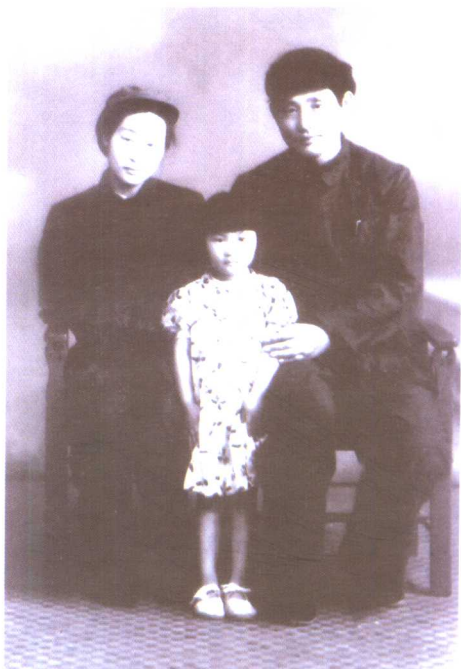


1934年在保定女师留影。



1938年8月与冀中妇救会同志留影（崔璇后右二）。

1950年与金肇
野和女儿在丹东合
影。



1958年在
吉林省海龙县
安乐村谷地留
影。



1959年与草明合影。



1962年与金肇野及儿女在沈阳合影。



1964年与金肇野在北京合影。



1984年与(中左起)严辰、丁玲、罗烽、金肇野、(后左起)陈明、曾克、韦嫫、雷加、逯斐合影(崔璇后左二)。



1988年冬与杨沫合影。



1989年与周而复(右二)、罗丹(右三)、刘雯(右一)、金肇野(左二)合影。



1991年8月与张长弓(左二)、杨啸(右二)、冉淮舟(左一)、丁玉华(右一)在白洋淀合影。



1997年6月出席《山杜鹃》研讨会时留影。

讀崔璉同志作品感懷

少小便稱詠絮才 冠深禍患

卸裙釵一枝纖筆道戎衣

浩蕩揮毫頭不回

彈雨槍林只等閑 筆端字

血痕斑 記得綿綿家國恨

留與後人帶淚看

驟雨狂風攜手行相依化蝶

情何深踏遍白山訪父老

窮鄉家刻痕

五十年初識君如今咫尺

威芳鄰相達莫笑頭堆

雪總是當年健筆人

癸未初秋 范敬宜



写作漫忆（自序）

我自幼酷爱文学，梦想将来当个作家。参加工作六十多年来，从事专业写作的时间并不长，绝大部分作品是在工作中挤时间及离休后写成的。目前出版的文集近二百万字，共分六卷，它概括了我漫长创作道路上的曲折艰辛，尽力而为，释放出我潜心挖掘生活，深入群众，汲取源泉，提炼集中，高于现实生活的写作能量和热度；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浴血献身的一幅幅真实写照，壮烈悲歌的画卷。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英雄的中华儿女，是怎么走过来这条路的，社会主义的大厦是如何用理想、劳动汗水与智慧而浇铸成的。文集微薄，仅仅是浩瀚文学海洋里泛起的一朵浪花，但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几点阳光。

前三卷是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《白洋淀三部曲》（第一部《芦苇萧萧》、第二部《荷叶涛涛》、第三部《蒲草青青》），共七十八万字。第四卷则是再现辽东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《山杜鹃》，计四十五万字。第五卷是回忆录《过去并不遥远》，计四十二万字。以上五卷都是在1983年离休后到2001年完成的，合计一百六十五万字，算是我创作中的一项坚持不懈的工程，全力以赴，时间精力最投入最集中，思路与感情最活跃倾注的岁月，同时也尝尽了写作苦乐酸辣滋味。

如按写作的时间顺序，第六卷应作为第一卷，起始于三十年

代中期,绵延到八十年代。经历了抗战、土改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阶段,大都是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等,曾出版过《井》(1950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,1954年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)、《道路》(195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)、《迎接朝霞》(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)三个小集子。后于1998年汇集成一本《朝霞集》,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,附有我国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和一些知名作家的评论文章,二十六万字左右。这就是第六卷的基础内容。这次出文集,又收进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一些同志的文章,非常热情关注我的写作,让我感动不已。另外,加上我近二十多年所写的若干首不成诗体浅诗,算来也有三十多万字,编成现在的第六卷了。

其中《井的故事》,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是1940年,我和容城、定兴、新城联合县委宣传部长李华亭同志,到三县交界的敌占区秘密开辟抗日工作,我俩在房东父女机智巧妙地掩护下,白天隐藏在菜园的井里,夜间进村发动群众,或和倾向抗日的伪军接头。这种多少带点浪漫的诗意生活,至今让我时常回忆。李华亭是个沉默寡言的文静青年,举止稳重,长得白净净的。我们在井里蹲了七天,两个人除了谈论如何开展工作,几乎没有谈过别的。后来我被调回地委,他也离开了这个村庄。1942年我到延安后不久,听冀中来的同志说他被叛徒出卖突围中牺牲了。让我深感内疚的是在短篇小说《井》中,我着重描绘了主人公房东父女,而没有提到李华亭,几十年来一直是心头的一件憾事。我敬重他怀念他,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《过去并不遥远》的“菜园七日记”一章中,我用浓重充满情谊的笔触,写了他的聪明勇敢、机智沉稳的性格,遥祭我这位同龄人,年轻的战友,他的血没有白流。

过去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,有“街头诗”、“马背文学”等之称。我写《井》这个短篇小说集,是在1946年寒冷的冬天,趴在

一张破木箱盖上写成的,也算上个“木箱文学”吧。当时国民党部队占领安东,我带着刚满月的女儿,随机关家属转移到鸭绿江对岸的朝鲜新义州,和女同志们住在一间简陋的日本式房子里,挤睡在榻榻米上。白天孩子们哭嚷,年轻母亲们忙着喂奶做饭,乱哄哄的,只有夜深人静之后,我才能借着微弱的灯光,将思绪拉回到家乡冀中平原的硝烟里。当时,写作的情绪并不平静,国民党反动派正大举进攻,丈夫金肇野与同志们在辽河两岸和东部山区与敌人打游击,消息断绝,生死未卜,我却在异国他乡,不能亲自去参加对敌斗争。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发挥自己的能量,要用笔作为武器,将家乡人民抗战期间的英雄事迹写出来,这便是完成短篇小说集《井》的一种无形的推力。

《朝霞集》出版后,我的心并没有静下来,往事如潮,我默默地陷入一种人生深沉思索,于是撰写回忆录的念头汹涌不已,急切寻觅过去走过的足迹。

写回忆录不像写长篇小说需要构思人物、故事情节,设计布局,头尾衔接,左右兼顾,使其高度集中,典型化,而是凭自己亲身经历与感受,熟悉的生活、人物和事。最耐人寻味的是咀嚼过去,咀嚼人生,引你进入一种神往深沉的境界,一切犹在眼前,半个多世纪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事,都翻腾出来了,岩浆般的喷射出来了,烧烤着我的全身。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一生的喜怒哀乐,呐喊与挣扎,烽火死亡线上的搏斗,人间的友情、爱情、家庭的种种遭遇,像江潮澎湃自胸膛间奔泻出来,冲击得我全部感情倾注在笔尖,任其唰唰地流淌,欲罢不能,一吐为快。经常被过去的事激动得夜不能眠,写到动情处流下了泪水,有时暗笑自己过去何等的幼稚无知,有时喟然感叹风云变幻,人生沧桑,喃喃自语,像着了迷似的怔怔发呆,更多的是对那个悲壮时代的无限怀念眷恋,及一种无愧使命的自豪。为了写好回忆录,我访问许多老同志,查阅资料和自己的简扼笔记,仔细查看冀中腹地十分区的

地图,许多村庄、河流,及一切人和事,都由模糊的脑海里清晰地凸露出来了,蹦出记忆的底层了。时常因一件小事,呼唤出重要的情节。写回忆录就像一个挖煤机不停地挖啊掏呀,挖出的煤块虽经多年的土层封闭,却依然金光闪闪,光彩夺目。有位冀中老同志要我多写写冀中的十分区,我用了十多万字的篇幅写了我在这个地区的生死搏斗,和战友与群众的感人情节,被他们崇高的抗敌爱国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,暗自呼唤着他们,想念他们呀!可能有些人早已不在人世了,但我这支笔要让他们跃然于纸上,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。只有在回忆录中充分真实地反映,我才对得起他们,心灵上获得极大的慰藉。

应该说写回忆录是重新认识自己,过滤人生价值的过程,再现风雨征途的过程,它浓缩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,灵魂光环。为了给此书写序,老战友、著名女作家曾克同志仔细阅读原稿两遍,她希望更多的人能读读这本书,特别是教师们能向学生介绍这本书,这是一本平凡见辉煌的佳作。曾克同志的愿望果然实现,此书问世后,得到社会强烈反响:熟悉的老战友及不熟悉的同志纷纷来信,打电话,告之看后放不下,有的连续看到午夜两点,有的旅途上看;青年军人、学生写信、写诗表达心意;有个大学文学社的社员在纪念“一二九”运动那天,诵读其中的一章“血祭”,当读到有的学生被捕牺牲时声泪俱下。我想这本书能深深打动人们的心灵,恐怕是书中的真情、真实、真诚而激发他们感情上的共鸣吧!

谈到创作,我不能不提金肇野,他不仅是我的亲密伴侣,而且是第一个读者,严师益友,他舍弃自己热爱的创作,将全部精力积极支持我的写作。有时为了一篇稿子,两人争执不休,我急于交稿,创作情绪急躁,他总是严肃认真地要我对作品负责,先放一放再改。我经过冷静思考,重新构思或再次修改,稿子才得以完善。在完成长篇小说《白洋淀三部曲》过程中,他亲自逐篇

阅稿,提出中肯意见,还推开手头的工作,替我誊写部分章节。幸而他那时还健康在世,亲眼看到了同样浸透他心血的作品,能够顺利出版。

金肇野是爱新觉罗的后裔,东北沦陷后即参加抗日义勇军,后逃亡北平过流浪生活,忍饥挨饿,备受艰辛。他自学木刻,成为我国木刻运动开拓者之一,并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与热情支持。他以笔当枪,写了及时反映时局动荡的报道、杂文,揭露日寇侵华暴行,及反动当局的不抵抗主义,发表在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上,并参加左联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,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。抗战期间从事新闻工作,写了大量的通讯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战地实录,像《记肖克将军》、《忆白乙化同志》以及随白乙化十团开辟平北的战地日记等。正当他离休后准备整理结集时,他却病倒了,神智不清,说不出话来。我一方面照顾他的病体,一方面继续整理他未完成的书稿,终于在1993年11月,一部约有二十二万字的《血沃长城》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,肖克将军题写的书名,著名作家端木蕻良作序。当我将书送到他的病榻前,他闪流激动泪光的眼睛,长时间注视着那本印着蜿蜒长城的赭红封面,嘴角啊啊地蠕动,此时他既高兴又难过,尽管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了。我的心像针锥一样疼痛。

肇野于1996年2月不幸逝世,他生前的愿望是将三十年代以来所发表的文章搜集整理,出版成册。我忍受巨大的悲痛,用五六年的时间,在完成长篇小说《山杜鹃》和回忆录《过去并不遥远》之后,即着手整理他的散落遗稿。由于几十年的战火蔓延,时局动荡,在遗散各地各个时期的报刊杂志的茫茫文海里,搜查查找,谈何容易。幸而有不少的亲朋好友热心相助,在各地图书馆中逐年逐月翻阅报刊,有的文章这里找不到,却被另外一个地方的亲朋查到了,有的是查两篇,倒找到了三篇,真算意外收获。他的第一篇作品《我的义勇军生活》(载1933年《京报》副刊“沙

泉”），至今读起来仍然洋溢着抗日青年不畏艰辛，有血有肉的热热精神，充满胜利的乐观自信，使我们像他一样爱上了饱满的黄豆、大棒玉米成熟的东北秋天，眷恋这段生活。肇野的文章时间跨度大，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既有抗战前的怒吼，又有抗战时的浴血奋战，解放战争在辽东崇山密林打游击的足迹。著名辽东籍作家雷加看过他写的《辽东游击生活札记》后，认为史料丰富珍贵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。肇野出国访问写了一些散文，曾被国内各地报刊杂志登载，异国风情浓郁，文笔流畅酣美，极具特色。有的文友称他为散文家。他所写的《和邓拓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》，将邓拓的音貌谈笑，学识渊博，善于鉴赏与擅长书法，对人热情爽朗的形象，写得鲜活生动，入选 1987 年全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选目。此外连所写的短诗、评论、回忆文章等约三十万字，汇集成《金肇野文集》，2002 年 11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加上《血沃长城》的二十二万字，共五十多万字，这是他一生创作的结晶。由于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，留下的作品太少了，这让我和一些老朋友们一直引以为憾。肇野是个淡泊名利、胸襟豁达的人，待人赤诚真挚的人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、尽职尽责的人。我能为他做了一点事，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欣慰，精神上获得补偿，因为他一直将我的写作，看得比他的写作更重要啊！

论写作我没有才华，不像有的作家一挥而成。我常自喻为一头笨牛，到老了是头多病的老牛，只靠着一股犟劲，吃力地拽着一头沉重的木车，吭哧吭哧地在坎坷路上走。回溯到 1936 年的夏天，为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开除爱国学生，我写了一篇名为《路》的短篇小说，登载在进步报纸上。自此开始，一直坚定地沿着革命之路，现实主义文学之路走到今天。一步一个脚印，里面浸透着伤痕血痂，撒满悲痛欢乐，从无悔怨。回顾自己的创作，如果没有丰富厚实的现实生活积累，没有人民群众的乳汁哺育滋养，源源补给，再会编会写，也反映不出时代的真正精神，和